

#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侧记

由《哲学研究》编辑部、青年哲学论坛和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于2004年5月27—29日在信阳师范学院召开，40余位中青年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1. 马哲研究现状之估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马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与会学者感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马哲研究的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学术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功底愈益扎实，学术个性日渐显露，学术成果大大丰富，研究条件大为改善。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传统教科书体系依然难以回应现实生活的挑战，体系的形式化追求仍然为许多学者所热衷，马哲的现实性诠释被庸俗化，马哲研究关注现实的传统遭到漠视，马哲被边缘化了；拒绝对马哲作系统扎实的研究，却要对马哲高谈阔论，也是一种浮躁的倾向。

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学者们谈论最多、也最为担忧的就是马哲现实性诠释的庸俗化和马哲与现实脱节这两种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哲研究在其学术性和个性增强的同时，一方面，某些研究离现实愈来愈远，走向形式主义，沉迷于词藻的翻新并满足于文献的整理和版本的考证，有些学者甚至以纯学术自我标榜；另一方面，某些现实问题研究趋炎附势，唯书唯上，失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马哲研究沦为为谋利的工具。

2. 马哲研究创新之途径关于马哲如何创新，学者们认为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马哲界的创新除了出于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的推动之外，对马克思的误读是有些学者竞相标榜创新的一个原因。鉴此，马哲创新首先要“返本”，于是国内学界就有了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等种种提法或研究方式。但必须保持清醒的是：回到马克思的意义在于从马克思“文本”和现实之本（历史）之间的应对关系中找到有普遍价值的批判武器；“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否则，容易误入教条主义的歧途，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成“马克思学”的“纯学术”研究；马哲研究必须以现实问题研究推动理论问题研究，“文本”研究之本在于现实生活的实践需要。

马哲与西哲的关系。有学者提出，马哲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不是孤立的思想花朵，它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思潮的论战中开辟成长之路的。长期以来一花独放的现象窒息了马哲的生命力，因此，马哲研究必须走出自话自说的状况，必须与其他学科和哲学流派进行对话，而马哲首先要对话的就是现代西方哲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批评马哲研究的教条主义弊端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西方哲学也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甚至唯现代西方哲学的马首是瞻，对现代西方哲学卑躬屈膝、盲目崇拜，把自己置于听众的位置，“不敢”与其对话。马哲研究应及早走出“自负”和“自卑”的情结，在与其他流派的批判性对话中寻找理论资源。

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也是当前马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把学术性与现实性对立起来，已然成为哲学界的一种倾向。一方面，当前的马哲研究在不断增强学术性的同时，其与现实的关系却疏离了；另一方面，一些现实问题研究仅仅停留在领导人讲话和文件剪裁的水平上，阿谀媚俗之词对马哲研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哲研究如果不指向现实，那么，不论它的“学术性”有多强，形式上有多规范，都只不过是学者的自言自语，都只不过是自设矛盾自解脱的把戏，都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都只能使马哲更加边缘化，最后葬送马哲。这样的研究与马哲“改变世界”的价值取向也南辕北辙。所以，学者们提出，马哲研究应当有问题意识，马哲工作者应当有责任意识，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上，坚持科学性和党性高度一致的原则。应当走出自我的小圈子、学院和学派的小圈子、哲学的小圈子，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同时，学者们还指出，马哲应当以哲学的方式来关注现实，而所谓哲学的方式实际就蕴含了学术性的诉求。

3. 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融会或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进行综合创新，建构出切合中国实际的、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在这方面，与会的学者突出强调了三点：

第一，不能用实证主义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不能用知识论或方法论上体系化的努力冲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范导。对中国特色的马哲研究而言，实践性或价值导向性应有一种包括自我批判在内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正视当代中国的现实矛盾包括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积极主导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构造。

第二，中国特色的马哲必须反映中国现实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因而要把中国的当代问题置于世界总问题的大坐标中来分析，但是，中国的马哲创新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决不能丢掉马哲的党性原则。所以，不要奢谈建构什么普世性的全民哲学，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解决问题。

第三，必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但这不等于说要把马哲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通约”。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抽象地谈论马哲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对话，是马哲中国特色化上的一个陷阱。马哲的中国特色不在于传统的词藻，更不在于用马哲的术语包装已被历史淘汰的儒学。只有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处理好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传统哲学资源的借鉴才有可能。在这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借鉴堪为表率，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哲研究能够从中找到其立场、方法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可贵经验。

(衡彩霞)

责任编辑：李登贵